



(独幕话剧)

火焰山前红旗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话剧团集体创作

陈村执笔

东风文艺出版社

火 焰 山 前 红 旗 飘

(独幕话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话剧院集体创作

陈村执笔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西安

内 容 提 要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線的光芒，照亮了吐魯番盆地。維吾尔族青年复員軍人沙的尔与其未婚妻阿吐罕一心想利用英 国人破坏了的坎儿井发电，但副主任伊敏却不相信农民自己能搞发电的事，因此百般阻撓他們的創造和試驗。后来在剛从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的社主任兼党支部書記的支持下，終于試驗成功，电 的巨大光輝照明了吐魯番的黑夜。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04号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787×1092耗1/32·1 $\frac{3}{32}$ 印張·22,750字

1959年3月第一版 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5)一角

统一书号：T10147·64

时间：1958年6月28日，古尔邦节。

地点：吐鲁番。

人物：伊敏——红旗社副主任，共产党员。（伊）

阿吐罕——伊敏的女儿。（阿）

黑力其汉——伊敏的母亲。（黑）

沙的尔——红旗社社员，复员军人，共青团员。（沙）

阿衣夏木——沙的尔的祖母。（木）

卡森——红旗社社主任，党支部。（卡）

阿米娜——解放社副主任，共产党员。（米）

布景：这是伊敏的家，与沙的尔相邻。

在院子的右侧是一明两暗三间房，房前有廊，廊下有流水。院中有葡萄架，架下摆着木床、毯、节日的食品等。后面是果园。

远望火焰山，透兰透兰的天。

幕启：沙的尔和阿吐罕边歌边舞，社里的乐队在伴奏着，有的吹着笛子，伊敏坐在木床上敲打着铁鼓，盯着这对年轻人练习节目。

伊：（打断了年轻人的歌舞，非常满意地）对，就是这样跳，这样练。年轻人，这可是到全区去宣传总路线；又赶上古尔邦节，看有多光彩！让那些跟咱们挑了战的社员都看看吧！要是知道了这是红旗社的沙的尔和阿吐罕创作的节目……哈哈……

甲：瞧，把咱们副主任高兴的！

乙：（示意）阿吐罕姑娘，你还不……

阿：（懂了）爸爸……（递茶给伊敏）

伊：阿吐罕，累了吧。

阿：爸爸……我們想……

伊：想什么？

阿：那个水力发电的事。

沙：伊敏大叔，是这样……

伊：什么这样那样的，沙的尔，就是你的事儿多！

甲：副主任，沙的尔他們……

伊：好啦。（一挥手）还是吹起来，彈起来，把刚才的歌子再唱一遍吧！

阿：唱吧，沙的尔。

沙：好，唱！

阿：（唱）社会主义总路線是座路塔，

沙：（唱）照耀火焰山下开放百花。

阿：（唱）力爭上游大跃进哪，

沙：（唱）一定要电气化。

阿：（唱）快馬加鞭前进吧，

沙：（唱）我們伟大的国家。

伊：什么？沙的尔，你唱什么？“力爭上游大跃进”后面是什么？

沙：一定要电气化呀！

众：对呀，对呀，一定要电气化！

伊：（不以为然的）不，應該这样唱：“力爭上游大跃进哪！要收下更多的棉花、麦子、葡萄、果子、大西瓜。”

沙：为什么不电气化呢？总路線提出来就是要咱们大鬧技术

革命，实现电气化嘛。

伊：总路线提出电气化是对的，可是在咱们这吐鲁番办不到。咱们这儿是坎井，坎井的水是在地底下流的，这怎么能发电呢？再说，咱们这是到全区去宣传，办不到的事，怎么能放空炮？

沙：怎么办不到？

伊：就凭你们这么一唱，就实现电气化了？

沙：大叔，那个报废的发电机已经完全修好了，水轮机的模型也改制了……（搬出水轮机）

伊：（开火）你们什么时候又偷着搞了？

阿：爸爸，这次我们一定……

沙：大叔，你看……

伊：沙的尔，前天你们要试验，我就不同意，结果失败了，浪费了时间，浪费了人力，怎么现在你们还要闹？

沙：大叔，前天那是因为坎井的水流量太小了，如果找个流量大的坎井……

伊：算了，到什么地方给你们找个大坎井去？

沙：解放社不是有个老坎井儿，水流的可急了。

伊：老坎井在解放社，又不能搬到咱红旗社里来，再说那个老坎井早就塌了。

阿：爸，塌了不要紧，我们有办法。

伊：有什么办法？

沙：咱们去挖。

众：大家动手一块挖！

伊：（对众）他们练歌的时候你们是伴奏，他们说话就用不

着你們帮腔了。

阿：再把水輪机做个大的……

众：对！对！

伊：（不满）啊哈！給你們做个大水輪机，再派些人到解放社去挖老坎井，年輕人哪，你們想的这主意夠多好啊！哼，到时候电发不出来，反倒給別的社兴修了水利，你們这不是帮着別的社夺咱們自己的紅旗嗎？

阿：不是，爸爸……

沙：大叔，如果真的发出电来。

伊：什么真的假的，沙的尔，你別跟我轉来轉去，我說不行就是不行，現在还是練节目。（敲打起鼓来）

〔沙送回机器回来坐下。〕

伊：沙的尔，发电的事根本不是咱們庄稼人干的活，更不是在坎井里能夠发的出来的！还是好好練节目吧，（沉默）你們倒是練不練？

阿：沙的尔，練吧。

沙：（唱）水力发电用坎井，

工厂机器都电动。

社社高掛夜明珠，

家家戶戶有电灯。

伊：好哇，把发电的事又編到歌詞里了。沙的尔，你是个复員軍人，共青團員，今天練好节目，你要作保証。

沙：大叔。

伊：为什么領導的任务总不好好的去执行，这是宣傳社会主义总路線，有多光荣，可你……

沙：利用咱們的坎井发出电，这有什么不好？

伊：电、电、又是电！現在是練节目！

阿：唱，沙的尔。

沙：（打鐵环）

阿：（唱）社会主义总路線是座灯塔，

沙：（唱）照耀火焰山下开放百花。

阿：（唱）力爭上游大跃进哪，

沙：（唱）一定要用坎井把电发。

伊：嗯！

阿：（急唱）要多收葡萄、果子和大西瓜。

伊：（剛要說話）

〔有一小伙子急上。〕

小伙子：副主任，副主任！

伊：怎么了？

小伙子：食品公司开了五輛大汽車來裝葡萄、果子，姑娘們忙不过来，队长叫我……

伊：那好，都到果园裝汽車去！

众：走啊！（乐队猛的都要走，沙的尔、阿吐罕也要去）

伊：嘿，嘿，沙的尔，阿吐罕，你們俩留下先唱着，听见了么？可別再胡鬧了！我一会回来就检查，要是你們……

哼……（伊敏与其他小伙子下）

阿：（拿起了鐵环）沙的尔，咱們还是練吧。

沙：早就練熟了，还練什么？

阿：唉，我爸爸呀！

沙：你說在今天練节目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爸爸商量商量，

看，他根本就不听。

阿：沙的尔，你說可怎么办哪！

沙：电啊！电啊！我真恨不得象伯洛特和西林那样劈开一座山，凿出一条河……

阿：沙的尔，你急什么？

沙：我怎么能不急呢？阿吐罕，你說說如果坎井发电試驗成功了，对咱们吐魯番有多少好处，将出現各种各样的工厂，各种各样的机器都是电动，可是你爸爸……

阿：……

沙：算了！不管你爸爸怎么样，咱们还是接着往下干。

阿：可是他不是嘱咐叫我們练习节目去宣傳嗎？

沙：咱们宣傳为了什么？！难道咱们只能对别人說空話，自己不去动手做，那可真成了不下蛋的母雞了。（去拿水輪机）

阿：別这样，沙的尔，你知道，我爸爸脾氣像一只老虎。

沙：我看他不是老虎，简直是一只老牛。

阿：沙的尔，你听我說呀！咱们再想想办法。

沙：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阿：我們去找奶奶，让奶奶說說我爸爸！

沙：你奶奶的話，你爸爸咀上不說什么，心里呵还不当耳边风过去啦！

阿：我爸爸最听卡森主任的話，等卡森伯伯回来，让卡森主任說說他。

沙：卡森主任到北京开党的八大二次會議去了，說不定什么时候才回来呢，那咱们就什么都不干啦！？

阿：嗯！有了，我們去求求解放社阿米娜大嬸，她一定会帮助我們的，她爱着我爸爸呢？我爸爸也爱着她呢！

沙：阿米娜大嬸為咱們的事跟你爸爸說了好几次了，可是你爸爸呢，反說人家多管閒事。

阿：哎！阿米娜是个多好的人哪！

沙：是呵！你爸爸是个副社长，阿米娜大嬸也是副社长，可是你看看人家多支持咱們哪！

阿：要是併社就好了，要是併社，阿米娜大嬸解放社和咱們的紅旗社合在一起，到那时咱們发电的事也許……

沙：再別提併社了，你爸爸又該說這是三类社，存心想沾我先进社的便宜。

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說可怎么办哪！

沙：如果你爸爸还这样，我就要求轉社。

阿：轉社？你要轉到哪个社去？

沙：轉到阿米娜大嬸他們解放社去，她会支持咱們的。

阿：那咱們倆的事呢？

沙：算了吧！

阿：你說什么？

沙：阿吐罕，咱們兩個人整天在一起，机器也不会发出电來呀。

阿：（哭）

沙：阿吐罕，你这是怎么的啦！

〔有談話声。〕

沙：你听好象有人。

阿：一定是我爸爸！快練节目。（收藏水輪机）

〔卡、米上。

卡：沙的尔。

沙：卡森主任！你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快请坐请坐。

阿：（几乎与此同时）卡森伯伯，阿米娜大嬸。（讓坐）

卡：回来半天了，在区委会是碰見阿米娜同志，一同到地里轉了轉，这是特地来看你們，伊敏到那儿去了？

沙：到社里去了。

米：奶奶呢？

阿：也不在家。

卡：小伙子你們在干什么？

沙：我們在研究……

卡：水輪机？

沙：卡森主任你怎么知道的？

卡：你阿米娜大嬸告訴我的，小伙子，党正是需要我們这样做的，你做的很对，很好，一定要发出电来。不这样，我們怎么能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國。

沙：卡森主任，可是伊敏大叔他……

卡：这用不着你耽心，我就去找他談談，小伙子，可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你應該象过去在部队里那样坚强勇敢。現在大鬧技术革命，我們就更需要敢想敢說敢做的人。

米：小伙子，你們不用发愁了，告訴你們个好消息。

沙：什么事？阿米娜大嬸。

米：我們社里那个老坎儿井大伙儿已經开始挖了！

阿：真的？

卡：沙的尔，你們不是需要流量大的水嗎？

沙：是啊！是啊！可是老坎井是解放社的呀！

米：原来提出挖那个老坎井，我們只是因为地里缺水才想到它，后来我把这事对你卡森伯伯讲了，他說：既是这样为啥不把沙的尔和阿吐罕发电的事也解决了呢？

卡：是呀！一枪能打下一对山鹰，我們为什么要用兩顆子彈呢？

米：是啊！

沙：卡森伯伯，你……

卡：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沙：是这样，卡森伯伯，这是改制了以后的水輪机模型，为了适合老坎井水的流量，所以必須按照这个模型再作个大的。

卡：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工作咱们就去請木工組、鐵工組的同志帮助，请他們用最快的速度赶做出来。

年轻人：那太好了！

卡：嘿，小伙子，水的問題有阿米娜大嬸她們解放社給解决啦！水輪机能做了，你想用多长时间能发出电来？

沙：（觉得不錯了）卡森伯伯，最多只要一个星期。

卡：一个星期？

沙：一个星期。

卡：多了，再想想！

沙：沙的尔，五天！

沙：对！五天！

卡：年轻人，为什么不讓我們的节日过的更好呢？

沙：啊！明白了，你是說就在今天？

卡：是啊！就是在古尔邦节。

阿：在古尔邦节？阿米娜大嬸能做到嗎？

米：怎么做不到呢！？

卡：沙的尔，我們是生活在大跃进的革命时代，一天就要等
于二十年啊！你想想我們該怎样去干呢？（一停）年轻
人，这次在北京开会期间我們却去修十三水库，毛主席
也去修水库啦，这个大水库本来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
候才修的，可是北京的人民，只用了一百多天就把它修
成了。你們看，为了社会主义建設，有什么奇迹我們創
造不出来！？

沙：卡森主任，我都懂了，我們今天就发出电来！

阿：现在高兴了，卡森伯伯刚才他还鬧着要轉社呢！

卡：哪！要往哪儿轉？

阿：往阿米娜大嬸他們那儿。

卡：沙的尔，你就是轉了也得轉回来。

沙：（奇怪）怎么？

卡：咱们不久就要把許多社併在一起了。

年轻人：併社？！那可太好了。

卡：你們的試驗是多么重要，这次成功了，我們就可以在所
有的坎井里都发出电来，我們就可以办起許許多多的工
厂。好啦，我們現在就作試驗的准备工作吧！

米：卡森同志，把我們社那位水利厅下放的同志也請來帮助
咱们試驗吧！

卡：那当然啰！还是讓我們去請他罢！

米：那我先給他打个電話联系一下？

卡：好。（走）

阿：阿米娜大嬸一会儿回来过节。（敬礼）

卡：好。（下）

卡：年轻人，我去找伊敏，再到铁工组去一下，你们赶快把
大型水轮机的图纸划一下，马上送到木工组去。

年轻人：卡森伯伯一会来过节呀。

卡：好哇！（下）

沙：阿吐罕，你再不哭了吧！

阿：你呢，再不退社了吧？

沙：好啦！好啦！咱们赶快动手干吧！？

阿：好！快快！

沙：（哼哼水利发电的曲子在那画图）

〔两个老太太从次井回来。〕

黑：（将木拉在一边，悄悄地）老鄰居，看見了！？

木：看見啦！老鄰居。

黑：咱们應該是亲家了吧！老鄰居。

木：早就該是亲家了。

〔阿发现老奶奶们。〕

阿：奶奶！你们回来了！

奶奶们：回来啦！

黑：我还要跟阿衣夏木奶奶炖羊肉去呢。

木：我們还要燒茶去呢！

年轻人：奶奶！奶奶！歇一会儿。

黑：你们談談吧！过节了，好好談談你們俩过节的事。

木：談談你們以后是怎么过日子。

阿：奶奶！我們正在談正經事。

木黑：是正經事，是正經事，誰說不是正經事？！

阿：奶奶！我們是在研究发电的事。

木：怎么！你們又咁叨发电的事。

黑：你們上次不是沒搞成嗎？

沙：上次是因为咱們坎井的水太小了，这次我們是到老坎井去試驗。

黑：呵！怪不得这么多人在挖那老坎井。

木：是在老坎儿井发电嗎？

沙：是呵！奶奶！

木：哎喲喲！我的小沙的爾再不要去胡鬧呵！我就你这一个孙子，你要有个好歹，叫我怎么过？（难过起来）你不知道你爷爷……

黑：又提那些伤心事干什么？今天是过节……

木：得讓他們知道知道从前过的什么日子呵！他們知道了，就不再胡鬧了。

黑：說了又有什么用，反正洋鬼子也抓不回来啰！

沙：奶奶，怎么还有洋鬼子？

黑：洋鬼子，英国人，他叫斯坦因，听说还是个考古学家呢！

木：贼，强盗。

阿：是怎么回事？你快說說。

木：孩子，答应我別去胡鬧，好吧？

沙：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奶奶！

木：五十年前，那时候你們的爷爷却还年轻，就象沙的爾这

样年轻小伙子，有一天这个洋鬼子不知怎么就跑到咱吐魯番来啦！

黑：千戶長把你們的爷爷都叫去了，天哪，跟着那个洋鬼子替他們去赶毛駒，牽駱駝，又挨打，又挨罵，說咱們是牲口，落后，沒有文明。

木：可他就是來像咱們的寶貴的，他們帶着筐子頭，翻遍了吐魯番，掘出了祖先留下的多少佛象，經文和壁畫。

黑：說是北山邊上，地底下埋着一座千年的古城，就这样，那一道老坎兒井就叫他們挖塌了，你們的爷爷……

木：你們的爷爷都死在老坎井里了。（哭）

黑：老鄰居，別難過啦，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

木：我不难过。

沙：奶奶！別哭了，我們一定在老坎井里發出電來。

木：說了半天你還要去？“喂加”，胡大爷……

沙：奶奶，不去咱們怎么能發出電來？沒有電怎麼有各種工廠，沒有工廠怎麼能超過英國呵！

阿：奶奶，我們一定能成功，氣死英國鬼子。

黑：那你們就好好干吧！老鄰居，過去英國鬼子欺侮咱們，現在年輕人真要是老坎兒井發出電來，咱們憋在肚子裏几十年的這口氣也就出了。我看讓他們去吧！

年輕人：奶奶！

木：那你們可要小心哪！

沙：謝謝你，奶奶。（欲去，又等阿）

阿：奶奶我也去。（二人飞跑下）

黑：去吧，去吧！

〔老人們看着年輕人的影子。〕

木：兩只百靈鳥呵！

黑：一对小鸽子。

木：天底下我还沒見過象阿吐罕这样漂亮的姑娘。

黑：是呵！我也沒有見過象沙的爾这样好的小伙子。

木：那咱們秋后就給孩子們办喜事吧！

黑：老天哪！那可太好啦！

木：这就完成了我的心愿了！亲家！

黑：亲家，好亲家，咱們是一家人啦！那就在一块儿过节吧！

木：好呵！在一块欢欢喜喜的过古尔邦节。

黑：兩個孩子把水輪机也給忘了；我給他放在院子里。

木：咱們給他們收起來吧，等会他們會來找的。

黑：对，这俩孩子搗亂了好几天了，我給放到果园子里去。

木：亲家，把你那儿媳妇也請來过节吧。

黑：噓！伊敏的事，還不知道怎样呢？象阿米娜可是个有本事的人哪！

木：真是呵！女人当社長真不容易呵！要娶上这样的儿媳妇
真好福气呀！

黑：可我真耽心呀，伊敏这孩子……

木：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你是个好心人，好人总是有福气的。

黑：是呵！（兩人大笑）

黑：我今天可要把抓飯作的香香的，給我的儿媳妇、孙女婿吃。

木：我今天可要把羊肉炖的烂烂的，給我的孙媳妇吃。